



○ 江迪明

“配角”也要当作“主角”演

——我饰演大型现代黄梅戏《骄杨》中“孙嫂”的一点体会

“舞台上只有小角色，没有小演员。”这是前苏联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在其名著《演员的自我修养》中所说的一句名言。的确，戏剧艺术是综合艺术。一台戏的成功，主角固然十分重要，但配角的作用不可忽视。最典型的是，北京人艺上演的《茶馆》和《雷雨》，每个角色都可圈可点，最终才久演不衰。还有，京剧样板戏，更是每个角色都是精挑细选。如《红灯记》，钱浩亮的“李玉和”十分出彩，可是，李玉茹的“奶奶”，刘长瑜的“铁梅”同样精彩。还有《沙家浜》，“指导员”、“阿庆嫂”、“胡司令”、“刁德一”哪个表演不是精彩纷呈？一个只有“主角”，没有“配角”的“戏”，是无法吸引观众的，无法取得成功。

在第七届中国（安庆）黄梅戏艺术节的参演剧目《骄杨》中，我饰演了“孙嫂”这样一个小角色，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“配角”，戏不多，也就两场戏、两段唱，但给专家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，获得了好评。对于我来说，没有别的经验可谈，唯有认真而已。

《骄杨》是一部歌颂革命历史人物杨开慧烈士的黄梅戏。黄梅戏《骄杨》和其他剧种塑造的“杨开慧”有所不同，她首先是“毛泽东的爱人”，是革命者的家属，其次，她才是“革命者”。这种“人性”的“力量”显得难能可贵和感人，具有“唯一性”和“独特性”。而孙嫂是杨家老资格的佣人，对杨家忠心耿耿，可以说既是杨开慧的生活保姆，又是她的精神支撑。因此，孙嫂在《骄杨》这台戏中，戏份不是很多，但却非常重要，对完成杨开慧的形象塑造起着映衬和烘托作用。

从行当上划分，孙嫂是老旦。黄梅戏舞台上，老旦戏不多，无多少先例可循。我在舞台上是以花旦和青衣为主打，饰演老旦是第一次。如何演好孙嫂这个角色？对于我来说，比演好杨开慧还富有挑战性。要演好孙嫂，先了解人物。像孙嫂这样的普通妇女，她有胆小怕事的一面，但又有正直和善良的一面。她忠心于杨家，但她心里却有自己的主见。因此，在敌人的淫威面前，她不得已交代了，但她的交代避重就轻，有所保留；在杨开慧面前，她隐瞒了一些事，但事后她又有发自内心的惭愧。当敌人要把杨

开慧押赴刑场时，她能站出来阻止，但当敌人威胁她陪葬时，她又吓得哆嗦。

为演好孙嫂，我主要从“唱”、“做”两方面下功夫。戏曲是演唱的艺术，黄梅戏尤其如此。孙嫂形象能否立得起，关键是唱腔。黄梅戏老旦的唱腔和花旦有很大不同。花旦讲究的是唱腔的柔美，而老旦讲究的是厚重。一个是三月的桃花，美艳光鲜；一个是九月的石榴，风韵沉静。这就要我改变以往的演唱的成熟路径，去寻找老旦的发声位置和韵味。通过借鉴其他剧种老旦的演唱技巧，我在实践中，逐渐揣摩出孙嫂演唱的要领，一要朴实，因为孙嫂毕竟是个农村妇女，她首先是朴素的；二要大方，因为孙嫂毕竟在杨家干了几十年，经过了一定的文化熏陶和见识，和足不出户的农村妇女不同；三是响亮，孙嫂虽不是共产党员，但她至少同情革命，对毛泽东和杨开慧从事的事业是支持的；四是悲痛，在监狱特殊的环境，孙嫂精神上经受的打击也不小，加上她说了违心话，做了违心事，因此，在唱这几句时我就用了“阴司腔”表示了自己的忏悔：“千年的铁树泡了心，百年的老红木烂了根。孙嫂我今天做了亏心事，只有到阎罗殿里受酷刑。”接下来的叙述唱词改用老平词的“二行”转“三行”，这样更符合孙嫂这个人物。

除了唱，在念白上，我也非常注意人物的身份，尽量用小白，并且做到发声靠后。如告诉杨开慧毛润之没有死的那句台词，就纯粹用了安庆话，既显出了孙嫂的思想单纯，又体现了她对毛润之的尊重和钦佩。

“做”是戏曲演员塑造人物的最基本的手段。在古装戏中，老旦有老旦的程式动作，但现代戏却没有。因此，在塑造孙嫂这个人物时，我在人物动作上，尽量借鉴影视的表现手段，以生活化的动作为主，包括台步、身段，包括情绪的起伏，内心的变化，都尽量接近生活，做到自然，贴切，既忠实人物，又忠于艺术。在舞台的实际效果上，也取得了成果，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肯定和称赞。

因此，作为一个演员，不管你演什么，关键是“用心”。在舞台上真的没有“小演员”。

责任编辑：潘英